



粵港生態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系列報道之二

常年研究嶺南植物多樣性的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首席研究員邢福武教授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由於頻繁的人類活動、過度的經濟開發和野生植物採集、外來有害生物入侵、生存環境的喪失以及氣候變遷、地質災害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嶺南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簡稱IUCN)科學家公佈的資料顯示，目前世界上約有10%的生物受到威脅，其中以植物為主。而中國嶺南地區6,000多種植物中，約600多種面臨瀕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李叢書



■國家二級保護植物土沉香。華南植物園供圖

■嶺南珍稀植物紅花荷。從化石門國家森林公園供圖

■國家二級保護植物蘇鐵蕨。華南植物園供圖

■國家二級保護植物大果木蓮。華南植物園供圖

■國家一級保護植物伯樂樹。華南植物園供圖



■嶺南珍稀植物炒欄。華南植物園供圖

■華南植物園首席研究員邢福武教授。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李叢書攝

過度開發 外物入侵 嶺南600種植物瀕絕

生物多樣性遭破壞 生態臨重大危機

邢福武指出，一種物種的滅絕，必定會引起至少10種與之緊密聯繫的動植物的滅絕。而當生態平衡損害到一定程度，人類不可能單獨逃脫滅絕的厄運。「現在，我們正遭遇一場嚴重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危機。」

一場暴雨將夏日的塵埃沖洗無餘，記者走在廣州從化石門國家森林公園，看見繁密的波斯菊、落盡的油菜花和樺木林，在風中簌簌低語。這個1995年經國家林業部批准建立的第一家國家級森林浴場，擁有華南地區僅存的1.6萬畝原始次生林，國家一級重點野生保護植物伯樂樹，稀有及瀕危植物穗花杉、野山茶，以及紅花荷、蘇鐵蕨、炒欄等珍貴稀有樹種。公園相關管理部門的黎姓負責人稱，由於當地監管保護措施的切實有效，該處的植物多樣性基本上保持在原生態的水平。

盜採盜挖 山體千瘡百孔

相比之下，位於廣東新豐縣的省級自然保護區——雲髻山，就讓人欲哭無淚。因為山體富含瓷泥(製造陶瓷器具的原料)，盜挖盜採瓷泥者將整座山體挖的千瘡百孔面目全非。裸露的山體，造成植物大面積死亡和百年不乾的山溪斷流。當地的老人看在眼裡痛在心，歎惜道，這種「傷地」在幾十年甚至一百年都未必能恢復得起來。

其實，肆意破壞山體植被的事件時有發生。在廣東省連山縣禾洞林場黃蓮水、石壁水地段，從2004年起，以勸代採，非法開採鉛鋅多金屬礦。雖然期間連山縣林業、安監等部門多次發出禁採令，但違法者依然故我。瘋狂採挖之下，近千畝林地慘遭推毀，山區的自然植被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廖文波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言，亂砍濫伐林木、非法運輸木材、侵佔濕地等過度開發利用的行為極大地影響了生物資源的生存現狀。

盲目發展 植被群落消亡

廖文波指出，造成嶺南植物多樣性遭到破壞，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工業用地大面積破壞了原生態的植被，研究滯後盲目引進外地植物品種、人口急劇增長城市化加快帶來的環境污染。

廖文波表示，珠三角地區被譽為世界製造工廠。不過，這些工廠在帶來財富的同時，也嚴重破壞了當地的植物生態。「珠三角地區本來是魚米之鄉，由於大面積進行開發時沒有做過絲毫的生態保護規劃，結果導致大片的土地被大大小小的工業園區區隔，相應的植被群落也因此消亡。很多的鄉鎮在經濟發展後才意識到，生態區域如能連片規劃使用，反而更促進經濟的發展，可惜已經太遲了。」廖文波說。

廣植桉樹 原生林多消失

對於盲目引進經濟類植物，廖文波更深感痛心疾首。「當時為了先綠化，並且純粹從經濟角度考慮，廣泛種植了杉木、馬尾松、桉樹和相思樹，結果對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他告訴記者，在廣東東北部地區人工種植了大量的杉木林，這種植物生長速度驚人，能極快的綠化山體，但是其他的闊葉樹種在杉樹周邊就難以生長。

「在粵西地區，公路兩邊、鄉間便道，甚至自然保護區的周邊區域，隨處可見的桉樹危害最大。」廖文波說，桉樹雖然成材速度很快，生長過程容易導致土壤板結，而且因蒸騰較快有「抽水機」稱號。「當時研究也很有限，結果廣泛種植的桉樹，導致本地很多原生林、風水林徹底消失。」

此外，由於廣東是國內工業化開發最早的地區，也是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區域之一，因此化工產品、汽車尾氣、工業廢水、有毒金屬、固體垃圾等，也明顯的改變了當地植物生長的环境。

粵港野生蘭 生存受威脅

元代畫家陳汝言有詩一首，「蘭生深山中，馥馥吐幽香。偶為世人賞，移之至高堂……」時移世易，60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對蘭花的喜愛非但沒有降溫，反而更趨狂熱；手段已由當年的偶爾為之，演變為如今的掠奪式採挖。國內外蘭商的畸形商業炒作和缺乏環保意識民眾的無心之舉，讓粵港野生蘭科植物遭受着滅頂之災。

濫採濫挖 野生蘭蹤難覓

華南植物園的邢福武教授在對粵港兩地野生蘭花資源做了全面調查後，非常痛心地说，「上世紀80年代我剛來廣州時，去『行山』隨處能看到品種繁多的蘭花，甚至在華南植物園路邊，也能看到如今已經絕種的縷草(蘭花品種之一)。但經過濫採濫挖的上世紀90年代，我們去多地山上『地氈式』搜尋，也只能找到為數不多的常見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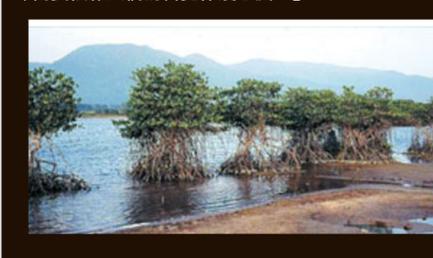
大量的原生品種群基地在持續亂挖中被毀滅，影響了野生蘭科植物的自然繁育，大大降低了珍稀名貴品種的出現。據悉，廣州野生蘭花40多種目前已全部列入《中國物種紅色名錄》中，保育行動刻不容緩。

專家惜花 倡立法護野蘭

然而，邢福武告訴記者，內地至今還沒有對野生蘭草保護的法律法規，《瀕危野生動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主要是禁止國際貿易，對於野生蘭草在國內的交易還沒有法律明文禁止。「深圳和香港在對蘭花的保護相對來說比較早，但遠遠不夠。」

記者了解到，粵港乃至全國的大量野生蘭花資源「告急」，其中僅建蘭、墨蘭存在家養情況。邢福武認為，利用現代生物技術，大力發展人工培育和繁殖蘭花技術，能減輕商業需求對資源保護造成的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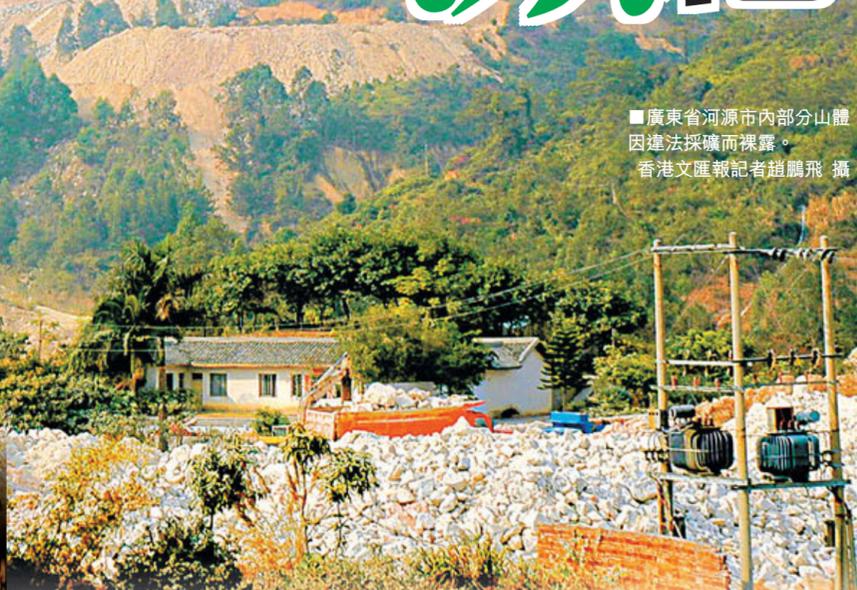
此外，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廖文波教授認為，能真正做到封山育林，讓喜陰的蘭花自芳於林壑，得雨露時，恢復其獨特的生態環境，也不失為一個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只是「需要依靠人們的自覺保護意識。」



■深圳灣因受污染，導致紅樹林面積減半。資料圖片



■東莞市長安鎮工廠區。資料圖片



■廣東省河源市內部分山體因違法採礦而裸露。香港文匯報記者趙鵬飛攝

喬灌草搭配 城市變「氧吧」

在層次梯比的「石屎森林」中，綠地面積有限，城市園林綠化如能採用喬灌草合理搭配的立體模式，植物將在單位面積內吸收最多二氧化碳，放出更多氧氣。

港綠化量足 植物種類少

然而，現代都市人日日穿梭其中，卻連這點「綠色權益」都無法享受。邢福武教授指出，「香港和內地都一樣一綠化總量足夠，綠化種類太少，來去都是榕樹、綠化芒這些適合粗放管理的樹種，根本無法改善生活環境！」

2008年的南方冰雪災害，凍死了廣東境內不計其數的嶺南樹種。廖文波直言，「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生態規劃的有關部門從那以後才醒悟應合理種植本地植物(本土原有分佈的天然樹種)，而不是種那些好看、易活的植物。」他告訴記者，如能由政府主導，從苗圃對植物品種的培

育，到園林部門的規劃、施工、養護，實現整體的規劃，形成一條產業鏈，園林綠化結構單一的問題能獲得較好的解決。

邢福武告訴記者，發達地區和海島的植物資源消耗殆盡得最快。他舉例道，發展經濟導致珠三角空氣污染，大範圍的下酸雨，大面積的植物都會因燒灼致死；海島的植物一旦消亡，就再沒機會向外授粉、繁殖。

倡發達地區 設植物名錄

所幸的是，在最近幾年，珠三角地區非常重視物種多樣性的調查和目前的保護情況，「政府撥專款立項，讓我們去當地研究評估。」耗時15年，邢福武和他的科研團隊奔赴多地，整理出了如《香港植物名錄》、《古樹名木》、《澳門植物誌》、《廣州野生植物》等一批珍稀植物名錄。「除此之外，部分城市選在生物資源比較集中的地區成立自然保護區、公園。香港政府在未達到公園面積的地區，設立了具有特殊的有科學價值的地點(簡稱SSSI，如紅樹林、濕地。)作為IUCN物種保護中國專家組的成員，邢福武希望能在近期全國進行第二次植物清查的時候，補充其調查後整理出的新名單。」

粵保護區面積 低於全國水平

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廖文波表示，目前廣東已建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1個，省級53個，其他243個。「保護區面積所佔比重為約6%，離國家平均比重14%仍有差距，但是在發達地區來看已經算不錯。」

廖文波表示，「問題在於，廣東從1956年劃分了第一個國家級的自然保護區鼎湖山後，其後約有30年間沒有劃分，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才重新開始。」而在這段空白期，植物的多樣性難以有效保護和維持。

資金缺乏 人才珍稀

談及已從事數十年的植物資源保育工作，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首席研究員邢福武教授坦承被兩個問題困擾：資金缺乏，人才珍稀。「一個項目只有不到10萬元的財力支持，只夠做一個植物種類，調研結果總是不夠全面。」他表示，「我們常開玩笑說，我們從事研究珍稀瀕危植物的，現在連自己都『珍稀』了。」據了解，目前華南植物研究所、北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園三大研究所和植物園的專業人員，支撐着整個中國的植物研究工作。